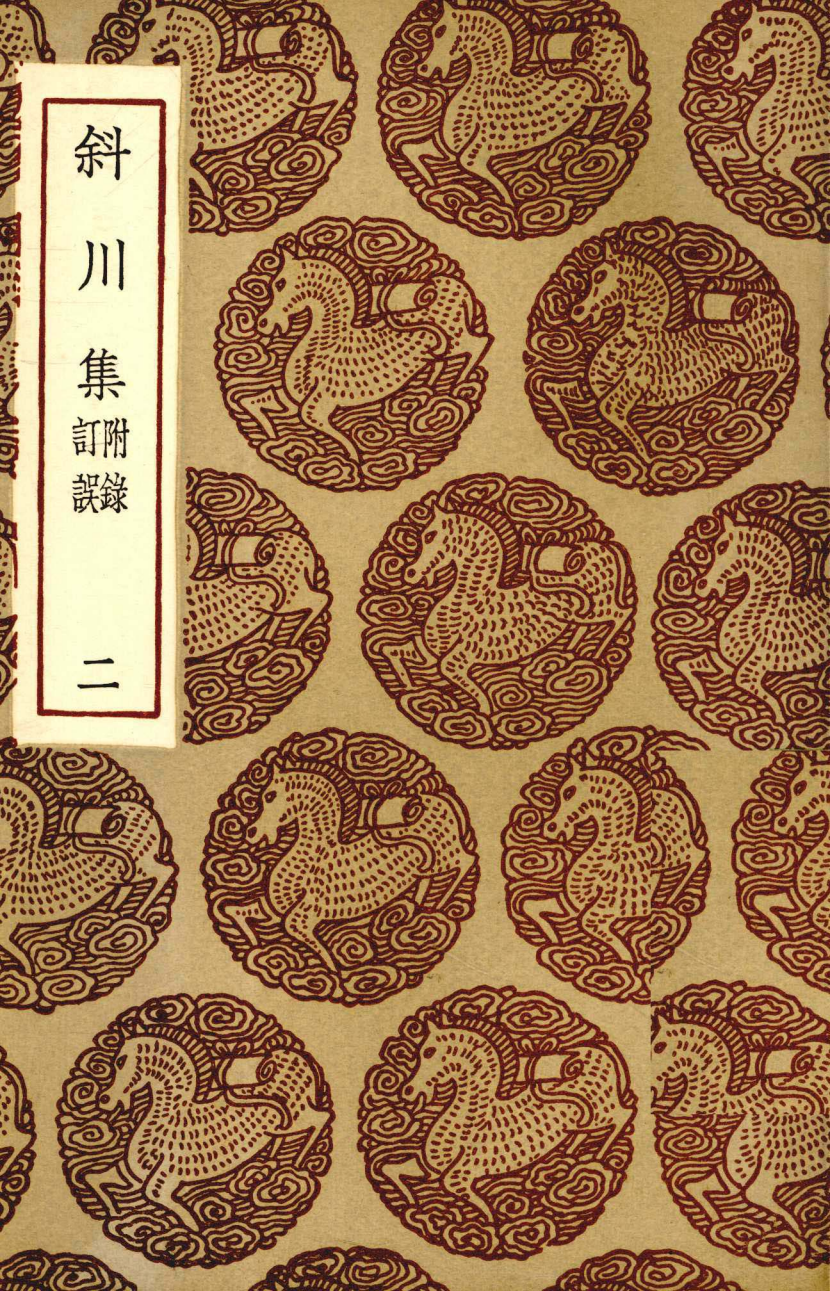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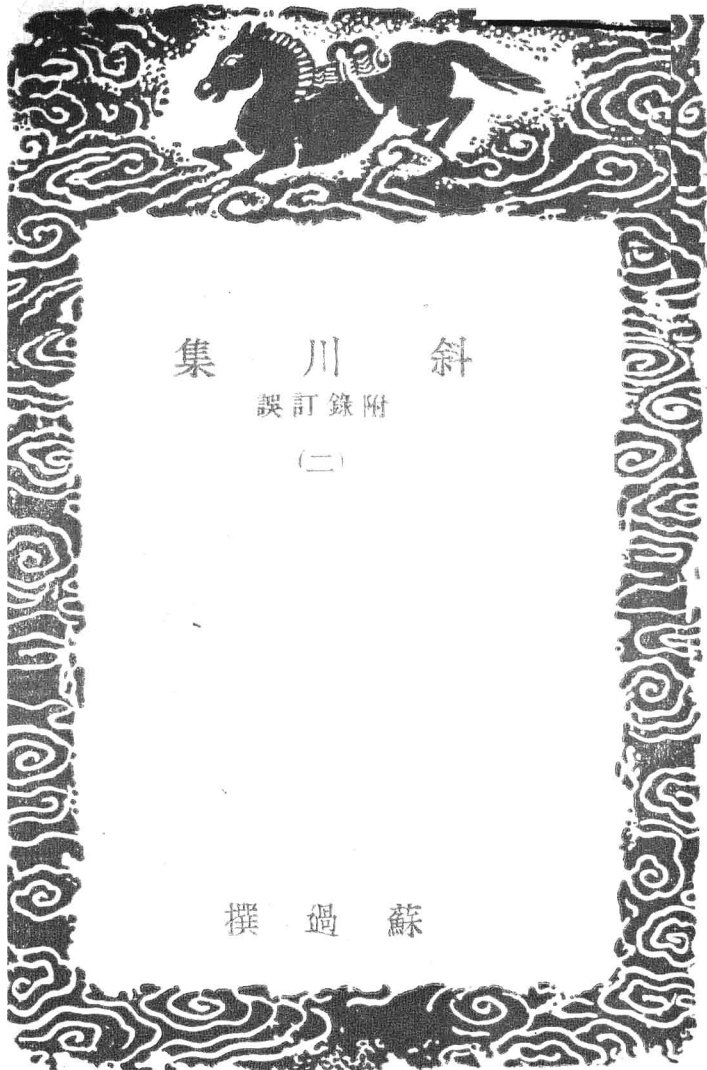


斜  
川  
集  
附  
訂  
誤  
錄

二







斜 川 集

附錄訂誤

(二)

蘇 過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斜川集  
附錄訂誤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祥

撰者 蘇 過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斜川集卷第四

## 思子臺賦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胥懷髣髴也

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東坡文集補錄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巋然之頽基兮竝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圖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道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遭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沈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夫九原

東坡集云或慰夫九原

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魂煢煢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

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如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碓。疆王定制。惟愍懷之遭罹兮。實追縱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聖狂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子。方漢武之盛也。官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曜姦而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鷙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滅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据本傳從東坡文集錄補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禳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

之一作暴怒持一作境。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颺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礮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海。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川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竝驚。潰一作會。千車而爭逐。虎豹讙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葺軒檻一作。之已折。補茅屋一作。之罅漏。塞牆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生一作。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則墜。納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足一作。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荒。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炫。求一作。髮鬚於過耳一作。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代滿憲謝換官表

文藻案此似元豐三年以階  
易官時所作疑非叔黨文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命自天。遂頒新渥。寵以訓詞之溫厚。允爲臣子之光華。撫己若驚。受恩知愧。恭惟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名。粲然虞夏之文。革去漢唐之陋。況大明之繼照。述先志之未遑。亟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亦及微臣。爲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

又不能奮尺寸之功。徒竊寵榮。益慙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縱。湯德日新。躋大有爲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俾無曠職之臣。修廢舉材。下逮干城之賤。臣敢不服勤夙夜。祇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爲事君。以養兵訓戎爲報國。誓益殫於犬馬。庶少答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刺舉。以干越職之誅。尙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責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顛愚。逢時休盛。雖屢膺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聞。欲效鷹鷂之志。自貽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惠。撫己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吏議難逃。蓋自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游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畀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爲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掌星躔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搢紳之榮。實高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問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獨荷淵衷之眷。辱收閒廢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睿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



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輕爵祿以興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彰淑慝。察臣乏先容於左右。謂臣嘗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孱陋。策其驚鈍。誓永堅於一心。志在麤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蠶叢之舊。土風厚善。民訟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曾不鄙夷其民。故擇宗臣以安遠俗。中謝伏念臣斗筭小器。樸簞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裘之志。夤緣一仕。寢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略無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其民務本而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繡被於中原。富饒甲於天下。歷觀祖宗之遣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之非輕。知拊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著史策以爲榮。兩使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無取。聞望素輕。叨冒寵光。有覩而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麤守筋力。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聳。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堅素節。圖報睿知。上寬宵旰之憂。次蒼生成之造。奉天威之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敢忘夙夜。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

文藻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藩宣。贅西山散吏之員。尙糜奉稍。恩波浹骨。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雕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潦倒麤疎。殊乏有行之事業。當睿主粲惟新之化。爲稽陰與和市之恩。猥

以妄庸誤承臨遣。萃彼八城之賦。揆於一己之平。雖公爾忘私。敢效肥秦之視越。然犯而聚怨。不勝衆楚之咻齊。竟獲全歸。允爲幸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助華。明試以功。方厲精於政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伊朽腐之資。曲累記存之數。臣杜門老矣。戀闕淒其。身在江湖。悵頽齡之有幾。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紹熙改元賀表

重明麗正。方光揖遜之權。改定吉元。併法興淳之懿。置郵所布。驩喜惟均。竊惟上聖之相承。必建始基之大號。厥功偉鑠。盡掩前聞。永命紹開。偉文謨之丕顯。重熙累洽。章舜德之誕敷。百世可知。兩言而決。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祈來年于天宗。載昭國是。卜正月之朔旦。大聳民瞻。將永永以無窮。視巍巍而有曜。臣屬叨郡印。獲拜恩書。清蹕而朝。雖莫陪於萬旅。始和之吉。願啓佑於千春。

謝薦舉狀

螭鳩小技。寧有意於雲霄。樗櫟散材。固難欺於匠石。偶竊簪裳之餘。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闕口於四方。敢憚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尙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種髮可羞。不過效米鹽刀筆之勤。僅稍一作免簿書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不逾人。雖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蒸枯朽。實倍費於吹噓。豈謂薦書。忽光蔀屋。顧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竝珪璋。量包山藪。言足以綺藻當代。學足以羽儀清朝。嘉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赦小過。欲廣人材。遂令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

量無用。初乏先容。儻非藏垢而匿瑕。孰有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尙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常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駑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謝張帥啓

文藻案。此與前謝薦舉狀。似同爲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闕市。愧無異於稠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至公樂爲之推轂。豈獨求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得譏明爲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荊州爲榮。乃知分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簪裳衰胄。樗櫟棄材。效官米鹽。刀筆之間。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麤安燕幕之危。餬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竿牘自致。而左右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薦鶡之書。下取抱關之吏。增光葑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實費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蒼龜。羽儀當世之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竝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捨短取長。抑與人而不求備。一云。抑與人。不求其備。遂令無用。濫廁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有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尙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駑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圖報。豈其敢忘。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刺舉之司。聽誦輿人。敢廁薦論之列。豈謂囊封之纒上。遽煩華袞之見褒。有覲面顏。增光

蒞屋竊以聖朝圖任。莫先舊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試吏於馮翊。輟自九卿。黃霸治最於潁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黃髮於公卿之間。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源。才兼果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參書殿之嚴。屢典侯藩之寄。淮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某壻門有舊。推轂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譽。莫報私恩。

又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祇汗顏。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惟遷有無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州舊壤。全晉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羸虛。材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虜在目中。權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以分廟堂之憂。寵已驚於逾螻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民付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荅卵翼始終之惠。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慚燕雀之微。輒廁鵷鴻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家留意於遠人。而廟堂責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贏虛。外則與牧民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逮人。學專爲己。遠慚齊相。素無獄市之容。近類絳侯。不知錢穀之對。夫何忝冒。下逮庸虛。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絕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盡荷吹借。

又

擢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錄涓埃之效。伏念某箕裘末學。偶玷科名。樗櫟棄材。淺階臚仕。服勤州縣之役。蠹謹簿書之嚴。屬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慚無匠石之能。徑啓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己。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捐勞。量功庀事。期益殫於夙夜。庶少答於生成。

又

繆膺使指。方愧無功。寵畀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譴薄。狼當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殖貨。愧劉宴之錢流。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朝野。器藏清廟之瑚璉。材竝豫章之楹楠。治行已著於龔黃。人物獨高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

未遑辱賜書之先及。莫報瓊瑤之贈。但爲篋笥之珍。

又判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暫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況此鮮虞之舊壤。蔚爲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胡虜。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久玷朝廷之誤恩。尙處承明之祕職。兼收竝用。錄其薄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矧燕雲撫順之初。實廟堂宵旰之際。昭播懷遠。臥鼓滅烽。旣書衛霍之功。行責龔黃之政。遂因人乏。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世之豪強。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來罷退。聊避譴議。忽叨左史之除。俄擢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邪。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

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矜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厲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王憲拜水衡啓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澄清千里之畿民無冤濫渙汗十行之詔帝自疇咨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儲身忠誠許國談經術以佐吏事懷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觀民風入則緝熙庶績顧大河中國之經濟表治亂而見於晝而水官三代之虞衡歷古今而難其選將欲行其所無事必使謀之於未然寬九重宵旰之憂慰兩河生齒之望循名責實爲官擇人果見除書允諸舊德消盜賊以安渤海旣旌報政之良臨河洛而歎禹功將繼前人之美某久忝屬吏夙被仁風欣太平之得賢覩嘉猷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廈之誠尙冀桑榆晚借餘光之末

回單靖州啓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狐狸未盡宜鷓鴣之橫飛騏驥先驅甘駑駘之在後顧蹉跎之無用雖矍鑠以奚爲過辱緘題曲垂存藉仰君子之有道誠仁人之用心感極成悲驚定而愧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名擅國楨相有擲筆之虎頭終封定遠忠竝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閭里觀楊僕之懷黃道路聳買臣之衣繡某忝茲別乘預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多生寒之夜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代人賀啓

伏審拜命宸嚴分符外闔輟從朝著作鎮全齊恭惟歡慶窮以歷下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庭多士尤重二千石之良將使子惠一方之黎元豈獨謹守三尺之條教山川廣表鷄犬相聞民淳而寡求士美而好學既欲阜安其俗必資果藝之材用分宵旰之憂乃荷承宣之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輔座之知屢試盤根之用德星所次民瘼一消攬轡登車已獲二天之譽葺年報政卽聞五袴之謠某久去鄉關繆持使節未能躬桑梓之禮姑欲致蘋藻之誠

又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陞書殿之嚴寵寄元戎之重豈獨爲儒者逢時之盛蓋將寬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地實控於強虜折衝樽俎國有待於元臣制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生竝堯舜德合臯夔學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早游廊廟聖主有得賢之稱暫屈江湖天下起濟川之歎果遂眷求於一德莫先圖任於舊人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長城之千里況此全晉奧壤代北勁兵號令實制於中權事體固嚴於分闔敦詩說禮孰知卻縠之良賣劍買牛行安襲遂之政某舊託鈞陶之化備員金穀之司誤蒙甄錄於寸長偶被使令於一路嘉同部吏欣望履之有期預想屬城恐賜環之將至

又

伏審遠揚大旆已屆提封爰擇剛辰已諧禮上坐受百城之版籍控臨全晉之山河號令蕃夷屹長城之



千里拊循將士爭挾纊於三軍某官柱石元臣股肱重望才兼文武學造天人入則論道於三公之閒出則爲連於十國之帥故膺方面之寄允踐元戎之尊豈惟輟頗牧於禁中蓋欲試望之於馮翊初開幕府宣布上恩邊吏畏威諸羌受職買臣歸郡陋印綬之私懷光弼入軍歎旌旗之改色某繆持使節攝領州符雖行將拜弩矢之前驅而不得奉囊韃於道左實同僚吏喜被風聲

又

光奉綸恩寵移使節輟從漕計榮領憲司伏惟歡慰恭以天子訪治道於股肱外臺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四方之利害又俾黜陟一路之賢愚故攬轡登車舉有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逐捕之能上分宵旰之憂旁助風行之化凡被選庸莫非俊良謂宜推廣好生之心是以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圭璋重器杞梓良材雅望足以鎮浮高才何止治劇緩刑平獄昔已著張廷尉之風積穀屯田今復收趙充國之效恩還舊物事類甘棠遺愛重臨平反有待某繆膺使指遂忝交承旣忻易地之榮又獲告新之幸

又

顯被明綸陞華內閣持橐從班之貴致身儒者之榮恭以瑞石效珍克協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平旣受無疆之休必舉非常之典煥然異數遂逮老成將以慰稽古之勤又欲旌爲臣之美昔穎川鳳集猶疏列爵之封合浦珠還尙紀承流之效矧此圖書之異實同河洛之祥除目一傳公議僉允某官學窮闡奧名重搢紳素專國士之稱久預巖廊之選龔黃治狀每先報政之期王謝風流今覩傳家之慶行

拜十行之詔。入參兩禁之嚴。豈獨遺愛於甘棠。將遂受知於宣室。

又

顯被明綸。陸華延閣。恩還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庶。舉增歡慰。伏以任重者責愈大。有功者賞必隨。此摺紳所以勤勞王家。而不敢辭。聖人有以鼓舞天下。而用此道。某官學窮闕奧。言中謀猷。聲名早達於辰旒。才刃屢更於盤錯。司刑一路。民自以爲不冤。掌計逾年。賦不加而用足。田野旣闢。而湟中穀滿。山澤盡利。而地上錢流。遂寬宵旰之憂。勤自契聖神之知遇。宸奎寶翰。下雲漢之除書。東觀石渠。協儒林之公論。某掃門有素。賀厦宜先。屬彊守之有拘。預賓階之莫及。空慙尸祿。行且及瓜。疲駑久玷於使令。罪戾獲全於終始。齒牙借譽。昔已濫於登龍。羽翼生成。今益期於附驥。

又

光膺帝制。易鎮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粹。世濟忠嘉。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河間久賦。草木無不知名。晉國薦臨。旌旗爲之改色。慙屈中臺之命。以寬北顧之憂。豈特均勞。實資臥護。敦詩說禮。孰居卻縠之先。緩帶輕裘。復繼羊公之後。某濫居使指。託庇輝光。聞按節之將臨。喜瞻風之甚邇。

# 斜川集卷第五

代人上北京留守書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衆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哀於楚選門下士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聽之十九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歷堦定從於陛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嫌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僊中軍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顯名爲時良將某以爲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泥塗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死於溝瀆與草本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量結髮讀書有志於古人不肖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間思得豪傑之士爲之執鞭念如毛遂封常清之流不爲人知則已倘得知己不以衆人遇我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罪戾之餘不足道也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嘗侍座側聞餘論不以某爲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尚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石懷斯言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舍左右而安所訴哉某一身漂零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清議污搢紳不可滿洗收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敍散官徒有破大恩之名而卒無當

寸祿之實。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埽舍人之門。求爲李膺之御。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懷材抱藝。不乏於使令。文章翰墨。奔轅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貧者富。窮者泰。噓枯吹生。易如反掌。某困窮如此。安得不往告。而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使某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遇。如毛遂。封常清。區區事業。當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論海南黎事書

嗚呼。天下之利害。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己而已。尤異者。使民尊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之哉。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善惡。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況其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閒而然耶。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此雖朝廷瘡疥之病。不足以置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子之所恥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震讙警擾。戕我官吏。虜吾民人。而執事者。又熟

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庇。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有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爲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劍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按圖觀之。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將可辦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閒。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狼狽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鴟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乃曳甲胄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不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海瘠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何以堪之乎。且既得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魍魅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既得之。而且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吾民者。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吾氏。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必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疆場之患。省屯師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變。而性不可改也。其紆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日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

吾民皆欲棄冠服而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狼於陷穿。置蝮虺於几席。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爲信然。何則。以爲真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爾。若絕黎人之權。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關市之征。歲入不足一困也。兵吏廩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三困也。而黎人必將齧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未病者也。疽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有疾在首而砭其背。在足而穴其胷也。今黎人特小小邊盜耳。議者乃欲起爭桑毀餅之隙。忘一炬燎原之戒。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何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今聚百人之徒。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府庫發斂之資。十日之糴。豈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獨有質劫之患耳。然考其本。則我曲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朴訥。無文書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吏責其賄賂。忿而無告。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忿。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

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以聞。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此則能者勸。慢者懲。貪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羈旅無虞。今七八百里。悉爲賊區。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治也。僕以爲以力勝者。兵罷而復塞。以利噉者。賊貪而不叛也。朝廷若捐數官以使人。則賢於用師矣。今黎人盜邊民之畜。巨室不過從十餘隸。徑入其族。數其罪取之。不敢拒命者。信異其人也。僕以爲此可許以官而用矣。使齋金帛。入喻諸黎。曉以利害。懼以禍福。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壅。則籍其衆所畏服者。請諸朝。假以一命。而歲與其祿。不過總十餘人。歲捐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歲不下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罷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啓邊釁也。蓋扞掖之吏。皆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來則捶暴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緣是而塞也。僕以爲成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而又習其山川險阻。耐其風土瘴癘。吏若拊循其民。歲有以賞之。則吾藩籬不可窺矣。今西北二虜。藉此以制其侵軼。況此小醜。何足道哉。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也。若僕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 夷門蔡氏藏書目敘

自書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冊。皆藏於王府。老聃爲柱下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

世學士大夫。蓋得觀其書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猶問禮於老聃。學官名於郟子。季札蠻夷也。聘於齊。魯然後獲觀先王之樂。而聞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凜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有不因載籍之有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嘗刻意於此。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之人躬行不逮者多矣。余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竝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返。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日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敍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既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廩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閒。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敝衣縵袍。剗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約於奉己。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間。無累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一作履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昔人感脾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當念蚤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嵩少之下。以畢吾兄弟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送參寥道人南歸敘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蹶齧。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塗。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

之脅肩諂笑。勞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自貶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少柔韋汨沒。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佞文求富貴。以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遊之閒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揣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譽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瓶。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剛。措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子行遊天下。批大卻。導大窾。願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送孫海若赴官河朔敘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黃霸自二千石入爲丞相。聲名減於治郡。僕以謂此才有所短。不足以病賢者。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于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才則差。

矣。抑子文君子也。至於立威以舉事。務殺以爲能。儒者又所不爲。子玉真不學無術哉。世之士大夫。少誦古人之書。蓋將終身以之也。大略出於孔孟者。雖無能。世必稱爲長者。出於申商。雖奇才。世必指爲薄夫。學之移人。有甚於齊楚之咻。漸靡習熟。不自知其爲巫匠也。秦人任刀筆吏。其敝無惻隱之實。故虎圈嗇夫。以利口見用。則仁人君子。慨然爭之。此風安可唱哉。今國家專用儒術。政尙寬簡。風俗日趨於厚。刑名之學。措紳先生。絕口不論。以經術潤飾吏事。彬彬然稍出矣。衛人孫君海若。則其人也。以儒術佐忠武軍幕府。官滿改中山。安喜令。欣然而往。或笑其抱王佐之材。不能干時取富貴。反自苦於簿書期會之間。將爲鄉遂里正。分別曲直。不亦勞乎。君曰。不然。吾讀書學爲政也。有民有社。斯足以發吾平日之藏矣。何勞之有。君之大略。溫文深厚。不見喜愠。貫穿六藝。而尤長於春秋。蓋少時非孔氏孟軻之文章。則他書不觀也。如清廟之樂。鐘磬琴瑟。鏘然閒作。鄭衛桑濮。淫哇之聲。何自作焉。持此而游朔方。將使獷悍木強之俗。變爲禮義廉恥之風。僕又何言哉。然中山府。昔吾先大夫之甘棠也。山川平易。控制北虜。獨無關防之阻。先君嘗論南北守盟。朝廷之德甚厚也。而邊臣翫習無事。武備少弛。則非以稱吾君委寄之意。邊民有善騎射。耐辛苦。上下山谷。得虜之長技者。所在千百。自爲屯聚。以衛親戚墳墓。其來遠矣。儻能聞諸朝。少以鎮拊勞來之。竝塞精兵。坐獲數萬。不煩縣官一粒之費。凜然有長城千里之固。則虜不敢動矣。昔李抱眞守澤潞。教民爲射。官給弓矢。而蠲其徭賦。山東有警。昭義步兵冠天下。古人思患預防。有如此者。先君不果成而去。願吾友志此言。訪諸邑人之耆老。而以告夫元帥有志於經遠者。此太平之長策也。君爲縣

令出入阡陌。當得其詳。僕是以爲獻。

送范元禮序

高平范元禮。始仕筦庫。三遷爲州佐。皆治潁昌。余以占籍閭里。得從之游。將十年。每見使人忘其鄙吝。雖更僕而語不厭。愈扣而德愈豐。歲在己亥。京師以協律召。將行語余。古有贈言。子曷賦之。余惟朋友之義。子於我求其所謂益者歟。抑損者歟。多聞直諒。則余豈敢善柔便佞。子又飮聞而不取也。使余何言哉。且求子之失而不可得。將箴而無所從。則余何言哉。古人韋絃之佩。蓋扶所長而救所短也。和羹之喻。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如醫者焉。豈有攻其所未病者哉。然子以好詞來。余安所拒之。吾聞魯臧孫有言。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誠哉是言也。余於臨患難。共禍福之際。則見其人。吾鄉有史夫子。讀書不仕。閉門養親。不妄與人交。人亦寡與之合。面折人之短。而爲人謀則忠。蓋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云爾。元禮獨與之厚善。久而彌信。以是知子畏美疢而喜藥石也。余可終無言哉。天下之患。生於豫怠。而狃於宴安。貴之移人。有所不期。而疾於影響。子以妙齡而取貴仕。捨參佐而游朝廷。論思獻納。行有日矣。然富而能貧。貴而能賤。從古所難。以其安于習俗也。自此而往。當與天下豪傑者處。翺翔翰墨。馳騖功名。爲之乏少。而布衣窮閭之士。有不可得而致者矣。日聞所不聞。一唱而百和。稱於前而述於後。適於心而悅於耳。爲之乏少。而朋友剗切之言。有不可得而聞者矣。則好惡習俗。或與俱遷。余竊私憂而過計之也。故於其行。敢以是告。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福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壽考之方疾夭。固懸絕矣。若夫建不朽之功。銘之鼎彝。垂之竹帛。使百世之後。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沒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得不爲造物者所吝乎。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然有不得不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好士。而伏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出師矣。而壺頭一劔。讒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回。豈非命也夫。始其策公孫述。隗囂之必敗。南征百粵。指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今耶。武陵之役。壺頭路近而水險。若道於充。則路夷而運遠。夫費日運糧。敵必有備。孰若提必死之士。搃其咽喉。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鄧艾用以破蜀。李靖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則戰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言。致敗。夫事固有幸不幸耳。田千秋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玉案此處有脫文則庸夫得以藉口。而自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靈臺。而伏波乃以椒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踰五嶺。將涉大海。過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誣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之澤。不斬於百世之後。豈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粵之險阻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腋兮。九疑跨其襟領。日翳翳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如井。烝毒霧之四塞兮。雖六師其安騁。故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逞。屬孝武之明靈兮。赫王怒之誰梗。問將軍之安在兮。敢有愛其遺

境。嗟粵人之喜亂兮。每覘吾之不警。彼徵氏之狂狡兮。民欲殞於陷穽。雖不足以辱王師兮。非仁者其誰靖。下凌波之樓船兮。驚絕俗之氣稟。勢破竹之無幾兮。倏迎刃而自定。殲渠魁以懲慝兮。釋俘囚而伸傲。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而背命。誓馬革以裹尸兮。敢鷲飛而告病。何薏苡之興讒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遭屏主之聽瑩。悲將軍之誰咎兮。死青蠅於主聖。春朱勃之何人兮。蹈樂布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之怒兮。亦少慰夫未暝。仰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而罪及兮。掩大德於一眚。維鳩舌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所敬。走千里之粢盛兮。恃德刑於邪正。使斯民畏罪而不欺兮。猶將軍之威令。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十年不識外家。侍二親錢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相與論契闊。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布衣交。竦然見於色。畱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能以進。句一言爲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無甌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無一毫屈於人者。旣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於是門下士皆悵然自失。過於是時。始得見舅氏眉目。聆其音聲。真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皆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

窮瘴癘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塗。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難。違衆說。而竟爲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繼。乃使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曷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驚。取券焚之。弱冠以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卽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置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詔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閒。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慎里。鑿頭山之塢。公娶某氏。子男三人。遇早卒。次曰先。曰光。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楊元龜。次適楊顓口。孫男四人。伯遠。仲适。叔達。季逢。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閒嘗有不能於季孟閒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

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憂以罪去。謀於公。笑曰。古人不冑束帶見督郵。彼何人哉。慶源服其語。卽謝病去。爲兩蜀高人。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己出。有不善者。如將挽焉。人由此多改過。徒義不敢使。公知其行。己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尙幼。先君官於南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柰何。公之來錢塘也。先妣方食。驚喜失匕筋。起從諸甥。逆公餘杭門外。相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至也。後四年。先妣卽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渭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之者。子其毋辭。過矍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哉。銘曰。古人有言。惟仁則榮。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載。詩書以耕。藏於其身。瓊弁玉纓。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好德。百行稱首。富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舅氏。古之逸民。躬耕樂道。以全吾真。化其鄉閭。訓敕子孫。華門圭竇。吾不曰貧。惟士也貴。無慙於古。視其與遊。戶外之屨。青神之原。有墳其墓。讀我銘詞。以考其素。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曾祖諱裔。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來。自特進公帥慶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遼州判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均。遂。三州。



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去官。河閒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點大遼頓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人溫厚靖深。喜慍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於吏事。初宰武安州。旣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籍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殍。黃髮垂髻。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畱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驚異之。其後出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率先寒素。掾屬有故人子。詭以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卻之。然卒加薦引。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寧中有詔。天下建置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守。奉詔矍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胥之擾也。大觀初。大行有黠盜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略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太行以寧。請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計入以爲出。罷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廩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敷辦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

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濟連。四曰慎舉官。五曰罷權酷。六曰議財貨。七曰罷時估。八曰重農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略矣。久之。復除本路提刑。發伏竊姦。郡吏震悚。先是有浮屠氏者。爲獄詞逮引。日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讞於朝。貸之。復爲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旣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竟請歸。闔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術爲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侁。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恩當任子。捨其息。以先侁。朝廷不從。歎謂侁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旣得歸。乃謝事。以恩授侁。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問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諷。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純。尙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好。唯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名曰易覽。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茲。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間法者。夫重於內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

薦於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講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爓云爾。

### 孫志康墓銘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以見。願畱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遊。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閒。先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真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勁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敢畔所學。以宣和二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告曰。虬先人寡所合。仕纔至尙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銘之。亦庶幾矣。敢以外祖黃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於余家爲世契。自齟齬辱與之遊。曩又同宦於并門。知之最詳。其敢以辭力不能爲解。乃爲泣而書之。公諱勰。志康其字也。世爲虔州感化人。曾大父長孺。故任太子中舍。知潯州。大父師房。故不仕。父立節。卽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贈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奉寧軍節度推官。歷冀州幕。鄆州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州太和縣。八寶恩。及累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高陽。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除知岳州。請宮祠。除提點崇福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爲終焉計。明年請老。又明年。乃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戲弄。巍然有父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己居官守正不撓。

以仁厚爲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陽也。精選幕府士。薦紳閒請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黃公之壻。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議論。孫郎從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今守邊。賓客中不患吾唱而無和也。特安用之。若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辟與俱。在高陽八年。賓主無閒言。幾仲移并門。又與之同往。過嘗見其端笏以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輔益不可勝紀。公以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己以凌物。賢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時湖北開新邊。調發他郡。文檄旁午於道。公私惴恐。公呼豪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吾與汝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逮。特寬爲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而軍需告辦。岳陽嘗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偉麗聞天下。今乃沒於丘墟。草棘閒。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老聞之。欣然有請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惟所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虞人所獻山林巨植。鳩工庀徒。而鼎新之。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公不擾吾民。不鞭一人。而所立如斯。召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者。累日。公治郡專用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辯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廢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不取也。娶黃氏。初東坡公奇其才。以語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痺疾。黃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臥

起經紀家事。不以毫髮累其胸中者二年。公沒。窀穸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義不勝利。天下之士。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風俗安得不媮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君常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遇。至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真有子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貢之水。山川秀奇。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遺。處其有聞。出則或柅。晚遊諸侯。遇其所知。翔而後集。夫誰敢羈。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周士也貴。秦士也賤。義利之分。賢愚斯判。斯人云亡。後生不見。我銘其藏。惟以永歎。

### 孫團練墓誌銘

古者天子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尙矣。有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則以威疆場。故功名之士。多由此塗出。大者賜旄鉞。其次皆得稱名將。故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趙州贊皇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農。公生而異於羣兒。不好戲弄。旣長。狀貌頎然。智慮倜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以功名自期。志不在畝畝閒也。會國家招置新軍。公卽自詣太守。請補其缺。太守馮公惲。奇其狀。以爲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畱爲鈐下吏。給其衣服。俾習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絕於等輩。是時朝廷詔下諸路。選才武以實班。

衛太守卽以公應詔遣之日。祝曰。富貴無相忘。其愛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每較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親御殿。閱試諸班。以公絕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差使。是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夏雨不止。汾河暴溢。欲壞堤。敗廬舍。亟遣公護築之。公晝夜廬於堤上。自執朴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動。堤以完安。韓公喜曰。全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除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議者請麟府封三州巡寨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者。恐緩急不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土人之有功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軍馬使。張公世矩所惜。留而不遣。議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堡。時夏賊梁乙。逋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然不顧。數出奇兵。撓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閒暇。賊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有日矣。乃出家貲。募死士。從閒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鼓行而西。莫有誰何者。士氣憤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夷虜之情狀。山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安發。及其慮勝而動。忠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北。捕獲首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爵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有旨召詣闕。陛對稱旨。卽除太原府路兵馬鈐轄。大觀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學方士養生服餌之說。無何。瘍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革。以政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卜葬於真定府元氏縣某村之新塋。公性沈毅。有謀。馭士寬簡。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又

好調鄉人之急。平生所得廩賜。施與略盡。屬纊之日。家無餘貲。人爲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初不知兵。猝然見奇於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遣將。必觀其人。奇龐福艾者付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貴。至太子左衛率府率。贈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次曰靖。忠翊郎。孫男四人。昂。曷。皆承節郎。曷。承信郎。季未名。孫女五人。尙幼。過始官於太原之歲也。公已病不及見。既沒。一作其沒也。其子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焉。銘曰。雖甚盛德。誰能去兵。赴赴桓桓。天寶之生。公在內朝。王之爪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旅。既顯其親。亦令其名。畢萬七戰。死猶有榮。有貪天功。邊邑以寧。子孫縣縣。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有祿者。君有一無君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雖王公不敢以其位一作實。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不見公侯。恥於鼎肉。亟餽亟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尙氣節。不妄交於人。鄉閭皆嚴憚之。尊之曰先生。蓋嘗有侍從貴臣。出守潁昌。乃先生之友人也。或勸之俾修謁焉。顧笑曰。我賤彼貴。招而往。吾猶病之。若栖栖其門戶。人其以我微口腹而來。祇自取辱焉。衆大慙服。邑有富人。遣其子受經於先生。既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貧甚。或強使謁。

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往。汝穎之士爲之口口。過與其子蘧遊。蘧又稱其處兄弟之間有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爲嬉遊費。殆盡而先生敝衣蔬食。杜門讀書。不問有無。全兄弟之懽。夫孝悌稱於其家。厄窮守道。稱於朋友。抑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識乎。先生諱彪。美中其字也。世爲開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悅。不仕。大父永。贈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善施。父諱初。蚤中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特事科舉學。年甫弱冠。矯矯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襄城舊儒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斂衽心服。遂以女妻之。由是爲襄城人。先生善誨人。至誠遇物。期於長育成就。學者從之如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已。一命不露。交遊稱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蘧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解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丁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蘧。口。闕。開女一人。適孫娛。故資政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耐其先。蘧來請銘。銘曰。源遠一作深。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秉德必有似一作以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己也。不報其人。而報其德。天殆將以昌其子也。



# 斜川集卷第六

士燮論懷玉案此篇亦見東坡集

料敵勢之坡集無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

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坡集。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

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

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坡集無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

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

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

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然。坡集無然二字。則啗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

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終坡集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坡集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

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營。終日勤勞而得之者。數金耳。坡集云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

者。坡集無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業。

豈可得耶。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

起於布衣。坡集云漢高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坡集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

身不事四夷。民亦休息。坡集云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而天下富。坡集無天下富三字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

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坡集無嘗自矜曰至

即大位二字故瘡痍未瘳。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虜四夷無故瘡痍未瘳句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

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治亂之兆。戰勝而亡。敗而興者。有矣。坡集云故

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

昔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所以二字

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使其二字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坡集有圖字於范氏。若趙

盾矣。坡集云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集懷玉案此篇見東坡題曰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

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

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

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

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

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

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皆然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坡集作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 蕭何論

論曰。蕭何請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廷尉。高祖疑其受賈人之金乎。曰。非也。使真受賈人之金。亦不責也。陳平請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未嘗問其出入。乃疑相國以私乎。蕭何強賤買關中田宅。以自污。上心乃安。又何責其受金也哉。然則何怒之遽也。曰。久矣。高祖之欲爲此繫也。其爲子孫謀也深。

矣。盧綰與之同里閭，生亦同時，少長相狎，羣臣莫與爲比。然一旦之燕，則以反聞，是羣臣舉不可信矣。而蕭何居可疑之地，有可疑之勢，特未反耳。其鎮撫關中，十有餘年，恩德洽于百姓，而高祖連歲在外，關中之民，知有何而已。縛淮陰如嬰兒，脫呂后，孝惠於危死，其智力豈小小哉。帝百歲後，母老子少，得安枕而臥乎。高祖蓋以是卜也。曰：卜何之反乎？何安敢反也。卜之於是民耳。請苑而不許，又械繫之，民德何而怒我也。必也。若匈匈有動搖之情，是劉氏之澤不逮也。得不爲子孫之謀哉。故曰：欲令百姓聞吾過，是以此卜也。不然，豈不知職事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之事也歟。嗚呼！功臣之難，自古而然乎。何之必不反，蓋自今觀之矣。當是時，變起無虛歲，非特君疑臣，臣亦自疑而欲反。蕭何處於其閒，蓋亦自危哉。賈生有言：韓信最強最先反，愚以謂不然。信之英傑，不能爲人下者也。雖居關中，猶欲以囚徒反。豈國大兵彊使然哉。蕭何留侯，韓信皆稱人傑，高祖所畏也。然何以素謹畏得全，雖老得釋，猶徒跳入謝。此豈韓信所能效哉。然致是紛紛者，有愧留侯矣。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尚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蘖不芽，乃莖乃葉，異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閒，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

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嚮應弗渝。而申告者三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旣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勉爲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爲瑞也豐矣。故子臬爲成宰。而成人篤其兄。穎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

記交趾進異獸

長元案。此篇水樂大典不載。今從古文小品咀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於深山大澤間。耽耽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志隱

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有自許來。唁問其安否。而勉之進取。曰。天之生物。類聚羣分。蠢動飛走。不相奪倫。魚宅于淵。獸伏于榛。蠶之于冰。鼠之於焚。失其所則病。因其性則存。且非獨蟲魚然也。楚之橘柚。不植於

燕代晉之棗栗不繁於閩越。非天地之所私。緊物性之南北。況於人乎。余蜀人也。少遊三晉之間矣。秋冬之交。朔風蕭條。山童澤枯。墮指折膠。陰山之雪。三歲不消。故其生實瘠而不窳。畜馴強而不乾。人亦剛而多勇。壽而碩。堅膚折面。般足胼手。胼爲霜雪之所凝。凍其質之歲寒。而五嶺之南。夷獠雜居。天卑地溽。山盤水紆。惡溪肆流。毒霧蒸噓。晝避蝮虺。夜號魃魃。草木冬花。霖潦長濡。星隱于氣。日見于晡。故其民多重腿之病。寒熱中膚。非耄而僂。非蹇而扶。而僂耳者。又在二廣之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鼻飲。語言不通。狀若禽獸。既歸且聾。海氣鬱蒙。瘴煙溟濛。而子安之。豈亦有道乎。且夫君子之修身也。病沒世而無聞。故其躡屣而取卿相。脫輓輅而口封君。季子從成而得印。范叔計行而專秦。相如進缶而趙重。毛遂奉盤而楚親。或刀筆以自奮。或干戈以策勳。脫穎者富貴。陸沈者賤貧。希榆揚於鼎彝。恥湮沒於埃塵。古人有言。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子之年。鳴鍾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於世乎。蘇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間。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蟻蠶之君臣。蠻觸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爲朝暮。螻蛄以春秋爲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閒。美惡幾希。乃欲夸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柏之後彫。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子乃以晉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瘴厲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釋子之惑。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歲再熟。富者寡求。貧者易足。績藥爲衣。蓺根爲糧。鑪山煮海。國以富強。犀象珠

玉走于四方。士獨免於戰爭。民獨勉於農桑。其山川則清遠而秀絕。陵谷則縹緲而峩鬱。雖龍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吾蓋樂遊而忘返。豈特暖席之與黔突也哉。若夫紆朱懷金。肥馬輕車。固人情之所欲得也。而況金石之傳。不朽之榮。爲主上布德澤於斯民。拊四夷而賓不庭。固非獨善其身。老死丘壑者所得擬也。然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謫生。枉尋者見容。方柄者必憎。而自古豪傑之士。有不能閭閻之窮。慨然有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驪珠。而得全者。蓋無一二也。彼大人者。皆然觀之。嚮盛遠引。況以榮爲樂耶。世非不知得士者昌。失士者危。雖患難。或可以共處。安逸。或可以長辭。子胥不免於屬鏹。范蠡得計於鴟夷。蕭何縲囚於患失。留侯脫屣於先知。敵國亡而信烹。劉氏安而勃疑。故介推避祿於綿田。魯連辭賞於燕師。接輿長歌於鳳鳥。莊叟感慨於郊幟。僕無過人之才。固不足以自媒也。然馬之羈勒。鷹之韝絆。寒心久矣。方長鳴於冀北。覩阜棧而知懼。擊鮮肥於秋風。又何巒割之足顧哉。蓋嘗聞養生之粗也。今置身于遐荒。如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寥。眷此世而愈疏。追赤松於渺茫。想神仙於有無。此天下之至樂也。而子期我以世人汚我於泥涂。貪千仞之鷂。輕隋侯之珠。子以爲巧。我知其愚。客愧且歎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築室有終焉之志。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爲老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矣。政和丙申。來潁水。偶發書篋。得舊藁。悵然感歎。小兒籥。在總角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亡。而今存。請書其事而藏之。庶幾不忘在莒云耳。

東交門箴

懷玉案此篇亦載東坡文集

漢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爲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倡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干國亂常旣不能戮反以爲好子飲子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鬻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慙斯闔黃也揚鱗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潁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丘普融老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爲銅五千斤未期年而成蜀人蘇某觀茲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破愚癡鑿熾勇猛火出智慧銅戒定爲模般若爲工是皆普融成就法器置高廣坐發大音聲雨風晦明嘗作佛事警昧悟聾覺迷歸正以慈悲體有扣卽應隨彼扣者不入思惟一切衆生煩惱滅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塋於鄉。敖求浮屠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解梁來。能誦戒講說經論。請止留作佛事。薦冥福。衆不捨去。遂建道場。鐘梵之音。晨夕無廢。光爲人強力敏給。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壽聖寺第一代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足書。而未有發明之者。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唯先塋有託於光。其何以辭。師姓張氏。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爲非常。十五卽出家。禮僧交青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節。以誦經應格爲沙彌。二十受戒具。邑始建壽聖寺。師爲道俗所推。使住持。初未有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鐘樓經閣。山門廚廩。皆具備。而從學者翔集矣。師持律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星閒。能覩見諸天人相。豈所謂獲常清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人。列於碑之陰。蘇子曰。南宗北律。其自相詆訾。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戒生定。定生慧。其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四月初十日記。

### 普融老眞贊

衡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卽色而觀空。卽空而觀實。當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 宋景輝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喜而名其子。有文在其手。曰友。以異瑞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元憲宋公之曾孫。曰肱。曰臚。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輝語余。肱生而甚似。

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股肱元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膳者。吾通守穎昌。釋奠宣聖。爲亞獻。膳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膳肉不至而行。夫豈爲肉哉。蓋爲禮也。士大夫生於今日。親視禮樂之盛。籩豆具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子嬰然不敢以童子戲。遂字肱曰元弼。膳曰元禮。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有立。以無廢父命。

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於人。夫旣畀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壹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壬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蕪。橫江潭之鱣鮪。豈溝瀆之容身。竟中道而走出。罹此郵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渙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歸然而獨存。忽山頽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訃於并汾。恨易簣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醫咳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執

縛挽公之歸葬於西岷也

祭常子然文

嗚呼。詩禮道喪。僅不控頤。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古。射利乘時。若商賈然。龔斷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譬猶農夫。載耘載耔。雖有饑饉。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衡吾氣機。如資章甫。越人何爲。身則不偶。論無少卑。白首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遷南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既危。先君卽世。義不敢遺。請婚後人。不謀於龜。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鑿圓柄。公獨見私。倒其廩困。決其藩籬。我倡子和。終日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訃音遽隨。委蛻而行。藥不待醫。爲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璞。竟不少施。易簣之言。我不獲知。兩楹之奠。莫薦其歸。惟以鄙詞。致茲涕洟。想其音聲。歆然在帷。庶幾英靈。舉此一卮。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芥拾素紫。糝糠詩書。如商賈然。資舟與車。得於古人。特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自誠而明。六經自娛。掇其英華。恥前弗如。譬彼農夫。以蓄以畜。旣耕且種。且穫且儲。雖有水旱。孰知贏虛。蚤陟巍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吏。遭迴闊迂。弦歌兩邑。古良大夫。推其肝肺。拊嫗焚孤。毋或傷之。同吾體膚。去惡勿疑。利吾耰耜。上黨之治。益隆於初。剛亦不吐。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端居。左墳右典。東觀石渠。鄰里化之。訓其稚穉。嗟余通家。三世鄉閭。臭味旣同。婚姻

與俱。逾年不見。凜然清臞。隱几而坐。肯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見巾裾。搢紳涕洟。塗巷  
歎歎。聊陳一奠。往致生芻。

鼻澆亭上梁文

門外有湖。獨跨一城之風景。岸邊無屋。難包四面之煙光。雖撥棹以可航。柰牂牁之靡定。用涓嘉臘。載舉  
修梁。野處老人。學道無成。讀書粗遣。遭遇四朝之明主。周旋三紀之從官。人生七十古來稀。況鄰耄齒。水  
擊三千搏而上。寧復壯心。幸足跡未倦于驅馳。而眼力尙堪於登眺。乃眷寬閑之野。本爲莽眇之區。久嗟  
領略之太遲。敢惜經營之小費。先成畫舫。戛然浮漾於中流。茲創笠亭。正爾鋪張於佳觀。值慶橋之改作。  
參枉渚以函通。輪蹄因是以娛嬉。士女相招而和會。東阡北陌。窮賦詩把酒之歡。南浦西山。挹捲雨飛雲  
之勝。朝游暮反。于以舒憂。寒往暑來。不妨養性。瓊圃起前魚之歎。雲莊興退鷁之譏。姑取足於鷓巢。顧何  
嫌于鶴怨。棋坊在左。酒肆直南。坐隱手談。或留連而竟夜。清明寒食。想歌舞之酣春。爰代工師。戲呈韻語。  
東慶善橋虹自在通。吞卻玉湖成一派。細尋山色有無中。西筵桂高樓望卻低。示病維摩元不出。秋  
風花月使人迷。南亭影參差照碧潭。旋插柳枝三百本。他年煙雨正氤氳。北此去吾廬纔咫尺。良宵  
正可百回來。借月留雲邀夜色。上縹緲丹霞千萬丈。但知天上是神仙。不羨人間真將相。下采鶴飛  
翔如繪畫。誰能拚得一生閑。來結山翁香火社。伏願上梁之後。棹聲不斷。楫唱相聞。留客烹茶。兼盡弈  
棋之興。呼童益酒。更成墮幘之歡。凡我同盟。共茲勝賞。

江天上梁文

鄱川澤國。楚地名邦。民物阜藩。有山水禽魚之樂。人情朴愿。無陂池臺榭之娛。誰知隱莽之丘。乃得寬閑之野。天憐此老。日逐斯游。野處老人。年過七旬。任嘗三黜。黃梁入夢。每慙四禁之清。碧瓦照城。坐占兩園之勝。睠茲東圃。實傍北門。經營不輟於歷年。指顧盡諧於佳趣。呀然成谷。宛一壑之神剝。幽處生雲。歎三峯之匠巧。北升高阜。復翹新亭。閣山蟠踞。以南臨。芝嶺翬翔。而後鎮。萬家井邑。近列目前。百丈桅檣。遠從煙際。結廬在人境。豈嫌車馬之喧。恣意買江天。寧復藩籬之限。戲裁長句。以侑修梁。東。買斷江天景。不窮萬樹碧桃開。未遍神仙應在此山中。西。旋鑿方塘著淤泥。種得芳蓮千葉盛。他年擬作釣璜溪。南。春著人閒醉欲酣。天際歸舟誰認得。滿城煙柳正毵毵。北。處處亭臺共燕息。士女如雲任意來。芝山自此無顏色。上。落絮游絲春駘蕩。寒食清明十日晴。危欄倚遍成高唱。下。勝事清時無論價。只有丹青可作圖。范寬老去誰能畫。伏願上梁之後。優游卒歲。安樂延年。釀酒千鍾。不怕臨川之客。種花萬本。或招鼇洞之仙。凡我往來。共茲慶快。

鄱城縣遷土地祭文

案此政和七年官鄱城時作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乙未歲之冬。奉敕宰是邑。既至。環視公宇。墊隘圯壞。十七八而外。有樓以藏敕書。欵傾將壓。不可枝梧。吏舍半房。戶外如列塗肆。政令之出入。不可譏禁。案牘之在亡。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居處。上漏下溼。某竊憂之。乃請於府。量功畫材。得錢

八萬會部使者按漕過邑。又以繕完告。得錢十萬。因農之隙。徒敕書樓稍南。盡收吏舍官帑。列於兩廡。別爲庫以儲民兵之器械。又新獄之三牢。通爲屋五十有五楹。開門而事畢。觀闔門而人知禁。財不費於公。力不匱於民。始於丙申之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先於奉己。東西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卒兩歲。雨暘以時。疾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材。作新斯廟。非獨以蒼神之貺。舊廟在庖舍之後。煬竈之所。熏燎腥穢之所。污黷神儻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福善懲惡。保佑茲土。若吏若民。永有依怙。顧茲威靈。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廷博案元符元年。叔黨尙隨侍東坡於儋州。未嘗筮仕。此二首似亦代人所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道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並走羣祠。凡有功德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祈禱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爲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霓之請。威靈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霑足。蘇麥芽於旣稿。消厲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薄奠。以薦嘉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食。吏責安逃。是用窮呼神天。竝祠羣望。救災恤患。神則優爲。散沴氣之滯淫。拯秋成於旦暮。吏民拜祝。其或敢忘。

又

淫雨爲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非神惠養於黎元。爲吏難逃於憂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饉爲豐年。眷茲默宰之功。敢忘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戒無忘。

又

鄙之爲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霖雨。茲以病告。冀獲開霽。曰暘而暘。神則聽許。拯其溝瀆。實之倉庾。神賜則豐。我報良窶。薦以明誠。神其焉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嗣歲可憂。商賈告病於泥塗。穡人未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尙多。民亦何辜。吏實不德。惟神宰造化。開闔陰陽。願與從欲之仁。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不忘。

送聖水還孚濟龍潭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瀆。敢失信於神明。眷言歲旱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衷莫達。德意未敷。殆一方罪戾之所招。雖十日窮呼而靡獲。謹遵首志。躬餞歸途。罄佛事以酬初心。瀝丹誠以祈

後效。伏願神蹤反旆。靈液回川。尙憐涸轍之氓。無廢爲霖之志。請命上帝。速敕雷師。轉凶禍爲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懇求於爵號。庶少荅於生成。尙鑒。

○ 赦後祭告諸廟祝文

恭惟主上。欽崇天道。敷祐下民。躬鷹徽珍。以嚴上帝。沛鴻恩於率土。秩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 禱雨孚濟龍潭祝文

竊以人窮則呼。莫急於死生之際。旱旣太甚。蓋將有溝壑之憂。爰自去歲之冬。迄此季春之月。時雨未降。常暘爲災。念禱祠山川之勤。本州縣守令之職。恐精誠之未格。致德意之或違。眷言吠畝之人。何負神天之譴。麥禾告病。農末俱憂。餒糧將絕於嚙喉。饑饉繼之以盜賊。賦斂有常而無損。死亡必至而何逃。此豈上天好生之仁。亦非龍神廟食之福。恭惟孚濟之號。祀典所尊。合于天心。實司霖澤。棲神靈於潭洞。澳號令爲風雷。變化出於須臾。豐凶在其可否。儻遂一夫之私請。敢勤十日之來臨。分涓滴於瓶罍。遍膏澤於田野。救此流離之厄。盡歸肉骨之恩。當以佛乘。仰荅靈貺。

○ 禱雨懺文

今爲亢陽不雨。害於麥禾。迎請龍王。未獲感應。輒自思惟。誰執其咎。此皆閻浮衆生。造罪深重。身口意業。及貪嗔癡。包藏禍心。損人利己。不忠不孝。欺天欺神。昧其本心。造成重罪。降鑒不遠。何以召和氣之祥。積



惡所薰。自然致天災之報。膏澤未降。農末俱憂。饑饉將興。死亡必至。謹發誠心。恭請法師寅公。誦戒懺悔。又請長老演公。爲作證明。投誠佛前。求哀作禮。重念人有自新之路。佛開懺悔之文。儻能易慮而洗心。尙可赦過而宥罪。一意悔過。更無他辭。已造未來。今悉自懺。願垂慈愍。副此禱祈。變罪垢爲福田。施法水爲甘雨。救此焦枯之厄。庶免流離之災。

### 祈雨祝文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睿明靈。質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 又此非祈雨文。 別當有題。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祐。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竝走羣祠。凡有功于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 書張騫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奕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奕者。何哉。適於己而忘於害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日慚。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己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如是敗。此適己之效也。漢武帝襲

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筇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倡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嘗天子之意。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欲歸。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僅能克宛。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生民之膏髓。雖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痍之萬一哉。昔隋之亡也。盜弋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還爲煬帝言之曰。胡多瓊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裴延齡以真刻進。憲宗旣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鏞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間。寧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亡。蒯瞶亦死於呂姜之鬚。夫豈有國者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亡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糞土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

成敗見小節而闕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生死，利害莫大於安危。人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腐儒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晁錯號稱智囊，本造六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遭變而不動，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於萬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況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臥不起，夫不救梁，不過梁亡而誅耳，而漢無可幾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匕首竊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真宰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亞夫之短，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幾亡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鸞拳懼君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仁者之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

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也。陽春白雪之歌。出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真。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爲世所欺。可爲太息。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閒。自謂能是正。其非。倔強大言。反以真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元酒。朱弦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爲非。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閒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爲流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

書田布傳後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博使討賊。而度支餉不繼。牙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衆不肯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歎曰。功不成矣。卽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余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死所也。烏喙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寢疾將死。食烏喙而得生者。十人而一。不食而

死者皆是也。夫畏烏喙而待盡，豈若庶幾於十一者耶？余爲兒童時，見長老先生言：淳化中，一作時成都戍卒王鈞叛，殺尹據城，將剽諸郡，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忠者知之，大會將校，出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窺諸郡，蜀小而近，必首被兵。吾當死之，兩稚子不可以污賊，請乘其未至，假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歸賊，則室家完而身且富貴。衆泣曰：「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亡而吾存，赤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柰何？」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民財，得兵千人，出城一舍伏之。是暮，賊憩伏所，期以旦攻城。士方食，伏起殲之，遂遠引兵壁成都。賊氣懾，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宏正有恩於魏，吏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逼之，豈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於叛逆，宜慰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爲亂，上負君父，下懼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願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之兩全哉？昔宏正遣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輩豈肯從亂哉？郭子儀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爾。而況父子有恩於魏乎？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誠，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雪宏正之冤，刷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戮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之功乎？萬有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布之死也。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刺。說丞相如發蒙耳。而獨憚一汲黯。仗節死義。其與社稷存亡也審矣。愚嘗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膏肓。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疆場之事。任之則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滉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堅太宗黷武之志。幾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舉朝爲之寒心。而勳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亦大矣。張釋之諫嗇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亶其然乎。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雅志。東山故於富貴如脫屣。山王未能忘軒冕。故不敢數於嵇阮間。大抵能脫略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休公游。然先子與有一日之雅。薰蕕臭味。可以不言而喻。公之立朝。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丘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豈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歌一篇。乃使人臨畫。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王正叔畫浮休像。幅巾野服。坐山林間。埽棄塵累。超然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真知浮

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余略爲之一辨。

### 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敢與遷客游。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於衡門之下。先君子初不識面也。慨然論世閒事。商略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先君驚喜以相見。爲晚而公冒犯簡書之畏。卒留十日而後行。嗚呼。真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邕管。蠻遁去。不敢飲馬於江。公嘗言。少時官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出沒海道。人不敢近。乃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往。盡縛之。由是顯名。其臨義勇決。蹈水火。人有不可學者。況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之乎。某於是時拜公。且與公之二子幾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有子哉。

###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略。破劇賊。進秩至蒼梧太守。知名南服。受代還漳江。過羅浮。爲先君留十日。飲酒論道。商略古今。自恨相見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換右列。付方面。蓋將以功名諉焉。而公循然退避。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留而不可得。非養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讀其遺文。觀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宣和辛丑三月二十日。得之於其子大忠。跋其後而歸之。

### 跋折太尉碑陰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真主。抑可謂不愧竇融矣。然竇氏子弟。不及融沒。頗以恣縱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翼。禮義自度。若出於一。則賢於竇氏遠矣。余於并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虜在其目中。如几上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得不爲虜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椎牛養士。士卒思奮。而纔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爲怯。遂舉衆大入。牧選士出奇。破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虜之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巖主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閒。現種種功德。隨應以求。皆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緣。惟有一慈。人無他術。惟有一信。慈信二法。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昔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句偈。誦不歲餘。日記萬言。南徐庾氏有子。病足不能履地。金山佛鑒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蹠復伸。又有居士劉素事南安像。忽得重病。禱於像前。香槃中現小青蛇。舌相純白。舉頭如語。後二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持。三日疾愈。此皆近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抱纏病。塵勞過於桎梏。求哀也力。起信也堅。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官并門。備聞其事。讚歎希有。曰。此偈不



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施人。某以爲師文。此心不忍。獨善其身。將使自一傳二。至於千萬。以信悟人。除世閒苦。夫豈細事哉。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得究竟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膏盲乎。



# 斜川集附錄上

遺事

## 宋史列傳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長元案。過生於熙寧五年。壬子。是年東坡年三十七。任杭州通判。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篋。箴。箭。

##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晁說之撰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卽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旣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

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蠻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噬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蛾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卽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閒節。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响樓榭。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蓋於九德俊父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以死耳。若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樂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遠居海上。無他成就。下闕○朱彞尊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誌後。靖康中。蘇叔黨以眞定倅赴官次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

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官隨若求活草閒乎。通夕痛飲。翼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塵後錄載之。中  
吳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  
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真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  
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頌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  
有富貴利達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爲東坡。出子嘗愬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  
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詆  
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概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詔事師成。白居易乾兒失師成  
既以東坡爲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爲兄弟。而又降  
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尙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 揮塵後錄二則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  
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我即其子。肯從爾輩求活草閒耶。通夕痛飲。翼日視  
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節也。趙表之云。廷博案。叔黨生於熙寧五年壬子。卒於宣和五  
年癸卯十二月。無繇至靖康時也。此說似誤。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穎昌極無慆。有泗州招信士人李稹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回以師資焉。  
且致餽餼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爲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清宴。叔黨道李之義風。  
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人南侵。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卽命李齋金帛。  
往訪問行府犒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由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  
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 揮塵三錄一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  
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脩  
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  
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  
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  
縱觀歎賞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閒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  
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

老學庵筆記三則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閒挾琴游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  
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  
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  
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廷博案懶真子曰淵明乙丑生至乙巳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  
五十皆非也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邵康節手寫淵明詩亦作五日宜以爲正云云是叔黨蓋爲行  
本所誤而放翁亦未深考也又案朱翼游曹源庵詩序云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時年五十以正月  
二日游曹源庵年五十二矣知承其誤者非一人也

叔黨政和中至中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爲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 曲洧舊聞三則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子游同升，而竝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此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 雲麓漫鈔一則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日，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尙留京口，以書抵先生云云。書不錄先生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荅。」

之云云。錄書不

藏海詩話一則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輩。作古詩當以老杜北征爲法。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卽俗爲雅。

墨莊漫錄一則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邵氏聞見後錄一則

李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稜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概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一則

乾道丁亥五月辛酉。抵宜興。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爲大行皇后夏氏上仙。常服哭臨。辛丑晚。臨訖。釋服。解后新大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穎昌陷金。尙書符奉待時。挈以歸。今爲駕部。迨之後。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義兄弟同班改官。以錢端禮薦。除太常主



簿。今代大府闕。

元遺山詩注一則

題蘇氏寶章。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墨史一則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予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遣火幾焚廬。翼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砢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

研北雜志一則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脩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鄆城令。岑穰。彥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亢宗幹譽。沖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晁將之。無斃。自金鄉來。過說。

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遙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有許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嵒巖之間。雖絕伯牙之弦。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畫繼一則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尙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樂城公。每稱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

香祖筆記一則

乙酉。有書買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秦蜀驛程後記一則節錄

十三日。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爲衆春園舊址。叔黨嘗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又天寧寺壁。舊有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邀廉訪梁公。飯於天寧。率其屬遊企。盛命。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 斜川集附錄下

## 蘇文忠公集

兒子到此。鈔得唐詩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儻耳與程秀才書略。

軾與二十七娘。似謂同安君。

甚安。小添。寄叔。小添似謂道。寄叔謂過也。竝無恙。杭州與王元直書。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過。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閣。瀦爲澄潭。使水過閣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過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題壽聖寺。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延祥寶積寺。禮天

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屣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穀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題羅浮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絕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盛。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棧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記游白水廳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題栖禪寺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書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書上元夜游。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艇。舳舻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書合浦舟行。

大帥延康陳公。邀廉訪梁公。飯素天寧。仍率其屬游企。盛命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定州天寧寺題名。懷玉案。題名六行。正書。其文左行。今在本寺大殿前壁。嘉定錢少詹見而錄寄。與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參校多延康仍三字。飯素誤飯於今。更補錄原文於後。

明仙寺有蘇斜川詩碣。前題云。路轉花谿。不踏塵。仰頭人語半天聞。到門莫記山重數。但覺衣襟有白雲。彥齡己丑三月晦題。彥齡不知爲何人。其字類黃涪翁。後題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一日。蘇過叔黨。彥明。自開化甘泉至明仙。時念老禪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間。暫拋塵土扣雲扉。山色空濛翠溼衣。湖水松風俱有恨。道人餅餠幾時歸。周在浚晉碑。○案斜川詩文中。多與岑氏還往之作。岑氏昆季多以彥字排行。則彥齡。彥明。必岑姓也。



# 斜川集訂誤

再遊儀真呈張使君

江淮冠蓋鬧如林。求一己知何處尋。風月欲談嫌許事。山川不險似人心。使君德量如天遠。舉子科名自陸沈。秋氣未悲先淚下。黃花雖好不曾簪。

寄如皋葉尉

借馬石莊去。天寒曉出門。亂岡行兔窟。數點入鴉村。欲醉酒力簿。如迷海氣昏。客遊無限事。端的向誰言。

金陵上吳開府二首

時平無事清吟好。衛霍貪功未是奇。爭似一篇人膾炙。四方傳誦臥龍詩。開封帥襄陽時。嘗遊隆中。爲諸句。爲世稱。講故云。

廟堂陶鑄人材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又踏槐花隨舉子。思量鄧禹是何人。

長元案。右詩四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蓋龍洲道人劉過詩。元蹟祇書名而不著其姓。後人遂誤裝入蘇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改之本集。則前二首亦爲劉作無疑。厲氏宋詩紀事亦誤錄之。殊未察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踪蹟均有未合也。

小雪

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稅。獸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繞幄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  
誰憐華門士。破屋穿飛屑。

長元案。右詩載事文類聚。宋詩紀事錄之。考永樂大典所載。凡十四韻。此非全詩也。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

長元案。右詞。花庵詞選。以爲叔黨作。注云。此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或以爲汪彥章作。非也。  
予攷黃公度知稼翁集。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詞。正用此韻。又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闕。  
云云。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閒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路。  
遷之於永。据二說。則此闕爲汪作無疑。花庵之語。殊未確也。



# 斜川集跋

宋蘇叔黨先生斜川集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者凡十卷。宋史本傳稱二十卷。久佚其傳。無從攷定。以世豔稱之。雞林黠賈。時以贗本鉤致厚價。今好事家。往往有錦題紺帙。列之文房。玩好閒。以供清賞者。皆龍洲道人劉過詩也。昔嘗懸金購求。冀獲真本。以與三蘇文集並行。久不可得。既閱王弇州題跋。乃知以劉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不自近始。因歎廣陵散久絕人寰矣。歲在癸巳。

朝廷開館纂脩四庫全書。

特詔儒臣。從永樂大典中搜羅遺籍。時山左周編修永年。於各韻下。得先生詩文散片。共若干首。緣全書提要。將外省所進斜川集贗本駁去。乃留笥不辦。繼予妹聳余編修集。於孫中翰溶齋。偶見真本。亟以告予。予驚喜過望。借歸錄副。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大全、諸書考訂譌舛。增補闕遺。釐爲六卷。又採他書所載遺聞軼事。輒錄附焉。計其卷帙。祇原集十之二三。然數十年夢寐之書。忽於無意中得。覩吉光片羽。手鈔心誦。未匝月而畢事。語云。物聚於所好。不信然歟。友人鮑以文氏。嗜奇好古。先世所藏兩宋遺集。多至三百餘家。亦以未見先生詩文爲憾。會有南鴻之便。卽以錄本寄之。以文每得異書。不自珍錮。枕函帳祕。往往播在藝林。公諸同好。更能損貲壽梓。以續六百餘年一綫之緒。俾汲古之士。得家置一編。以供弦誦。嚮之誤收贗本者。亦得悉行刊正。頓還劉集舊觀。俾龍洲仍以詩豪雄於奕世。則又

不獨爲蘇氏之功臣矣。乾隆壬寅二月二十九日。仁和吳長元書於南城張少蓬寓廬。

送仲豫叔黨二承務赴試春闈 參寥子

炯炯雙黃鵠。雍容振羽儀。風高辭溟國。歲暮及天池。文彩非凡近。周旋競陸離。明年翺集處。九萬是君期。  
右詩在參寥子集第七卷。壬申六月二十九日曝書得此。因錄附之。八十五叟。